

# 白纸黑字

留得下来的文字

◎主编 鄢烈山

No.1

易中天  
那时我们唱红歌

笑蜀  
聂华苓访问记

杨渡  
祖母的年代

陈祖芬  
1984年的中国

金雁  
我的1960

王康  
来路与去向

颜长江  
纸人·山海经

2可器  
启蒙二三事

邓飞  
从女厕攻防战到免费午餐

霸道华  
广州从此没了歌坛

刘皓  
归去来兮王治郅

高致贤  
文革日记

陈章  
且给李敖上堂文史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白纸黑字NO.1 / 鄢烈山主编. --兰州: 敦煌文艺

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80587-987-1

I. ①白… II. ①鄢…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90194号

网络支持:  kinet.net

## 白纸黑字 | NO.1

鄢烈山 主编

责任编辑: 江少敏 王倩 王森林

装帧设计: 梁毅君

出版: 读者出版集团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邮编: 730030

电话: 0931-8773308

---

印刷: 广州华南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9.125

字数: 220千字

版次: 2011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587-987-1

定价: RMB 29元 / HK 1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他们是普通的中国人

# 毛片

与青春期

王治郅

傅作义

# 我

是娱记

桃花源

南下干部

# 台湾

的祖母

1960饥饿记忆

爱荷华

傅作义

唱红歌的

边疆岁月

# 最破的新新人

老亲娘

台湾的祖母

桃花源

免费午餐NGO

桃花源

最破的新新人

台湾的祖母

1960

饥饿

记忆

饥饿

记忆

八十年代

的大

学人

文

星巴克

抹茶

免费午餐NGO  
傅作义军医的

# 八年抗战

1960饥饿记忆

他们是普通的中国人

# 唱红歌的 边疆岁月

八十年代的大学人文  
爱荷华忧郁的夕阳

# 桃花源

从霍元甲到同性恋

蒋明《再见北方》

老亲娘南下干部

# 最破的新新人 毛片与青春期

免费午餐NGO 星巴克抹茶

台湾的祖母

我是娱记

他们是普通的中国人

唱红歌的

边疆岁月

爱荷华

忧郁的

夕阳

# 十年日记

从霍元甲到同性恋

蒋明《再见北方》

老亲娘

南下干部

魔幻与现实

星巴克抹茶

唱红歌的

边疆岁月

免费午餐NGO

# 台湾

毛片与青

春期

爱荷华

忧郁的

夕阳

他们是普通的中国人

免费午餐NGO

# 桃花源

从霍元甲到同性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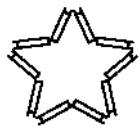
---

执行编辑：张建春

林 峰

卓 玛

---



**白纸黑字传播**  
white paper and black character - media company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bzhzmook>

<http://t.qq.com/guzhiduiV>

投稿邮箱：[bzhz2011@163.com](mailto:bzhz2011@163.com)

邮购电话：020-37623869

古  
海  
下  
来  
的  
文  
字

No.1

读者出版集团  
DPEC.L.  
敦煌文艺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 开卷 }

008 鄢烈山 / “温故”昨天 书写“在场”

{ 特稿 }

012 杜 玫 / 父亲的抗战

{ 在场 }

036 舒云山 / 我的“老左”朋友

045 笑 薛 / 爱荷华，那忧郁的夕阳  
——聂华苓访问记

059 周筱赟 / 中国有个高耀洁

073 阙道华 / 广州从此没了歌坛

083 邓 飞 / 从女厕攻防战到免费午餐

{ 光影 }

To01 张 晓 / 他们

To16 颜长江 / 纸人·山海经



目  
录

{ 温故 }

- 094 易中天 / 那时我们唱红歌  
114 王 康 / 来路与去向  
——八十年代西南师范学院“普通人文学社”记略  
132 陈祖芬 / 1984年的中国  
154 金 雁 / 我的1960  
161 高致贤 / 文革日记  
183 赵 亮 / 毛片里的“她”

{ 年轮 }

- 190 鄢烈山 / 我的四个老妈妈  
206 杨 渡 / 祖母的年代  
218 雪 蕃 / 父母的那一夜

{ 发现 }

- 230 刘 皓 / 归去来兮王治郅  
242 2 可器 / 启蒙二三事  
251 曾 园 / 末茶笔记

{ 求真 }

- 266 陈 章 / 且给李敖上堂文史课

## “温故”昨天 书写“在场”

鄢烈山

《白纸黑字》第一期终于面世了！时间不会因为它而开始，时代却因为有了它而多了一份可以相信而有价值的印记——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出版“留得下来的文字”。

有人说，“历史”是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准宗教”。“留取丹心照汗青”曾是激励志士仁人的精神动力之一；而“人相食，是要上书的”，也曾是谏阻苛政猛于虎的有力说辞。“非虚构”是《白纸黑字》的文本要求之一，纪录时代、书写历史是它的旨趣。

从前的历史，主要是官修正史，的确是“胜利者书写的”，成王败寇，为帝王将相作家谱。而我们的《白纸黑字》，文本特征之二是“个人写作”，也就是民间叙述。虽然视角偏见与情感好恶势所难免，却因其平台的开放性和作者的多元化，可以全面呈现时代的复杂性和社会的丰富性；先贤的史学理想，“不隐恶”也许还做不到，“不虚美”却是可能实现的。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电子传播技术令人眼花缭乱。由此我们更加坚信，人们需要有精神文化内涵而非碎片化的浮光掠影的阅读；我们期望《白纸黑字》比喧嚣的现实“慢一拍”，比抢麦的表达“深一度”，不论是“温故”昨天，还是书写“在场”，都既有独立人格，又有清明理性，留下自己不可替代的观察与思考。

政治家说对当代史的叙述“宜粗不宜细”，这当然是一种政治智慧。本期《我的“老左”朋友》一文，作者就讲到既然各派朋友对民主自由有共同的追求，“为什么不能延迟算历史账呢？”但是，为文却“宜细不宜粗”，正是鲜活的细节再现和情感回味，使我们的“白纸黑字”立体化，具象化，生动，可感，让他人与后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试读周筱懿笔下的高耀洁教授——“中国防艾（滋病）第一人”：人只知她是敢说真话的“斗士”，可这位老太太年届八旬时却断然谢绝小周上门做她的助手，理由竟是老伴不

在了，男女之大防不可马虎，可见儒学传统对这位大家闺秀的影响是多么深远！人只知她是为了防艾无私奉献的“道德完人”，却鲜有人知她对“抗艾骗子”深恶痛绝，竟写贺年片诅咒那些人渣。这样的一个新旧同体、爱恨交织的老人，不是更血肉丰满，可敬可亲吗？

《文革日记》看似一个县级普通干部平淡无奇的流水账，文字营造的那个疯狂年代的社会氛围却是有质感的，仿佛可以触摸。你看，“本来，自有《毛主席语录》以来，我已先后购买了12本，加之同志们送给我的，共有15本。但今天买到的又是烫金字和毛主席头像塑料皮的。所以，我感到心满意足……”领袖崇拜的社会热病可以发烧到这种程度！你听，“陡坡大队贫下中农妇女们批判时说：林彪这个砍脑壳的是个大流氓，上飞机逃跑还要带上妻子一群（叶群）……”多么搞笑、荒唐又真实。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远没有走出现代化的“历史三峡”。我们的“温故”里免不了有悲伤和苦痛，但它既不应是出于“斗争哲学”的仇恨教育，也不是要人感恩颂圣的“忆苦思甜”，而自有一种基于人性的真情乃至对生命的感恩，就像金雁记她的1960，忘不了乡下那个同龄人、善良好干的小姑娘改改。我们的“在场”讲述里免不了有不平和愤慨，但它不应囿于一己得失，也不恣意于快意恩仇。篮球名将王郅治归来记，写出了他回国的一波三折，但是“从胡娜到王郅治，同样是滞美不归，一个是叛国者，一个只被界定为‘不遵守契约’，如此完全不同的结局，与其说是人物命运不同的反射，不如说是时代的改变与进步”，难道不是持平之论，不是中国这些年取得社会进步的真实缩影吗？

我喜欢《从女厕攻防战到免费午餐》这种现场感很强的当下“网事”，更希望读到《归去来兮王治郅》这种“揭秘”性的故事；我喜欢马雪蓓《父母的那一夜》很私人化的工笔的记叙，更偏好《广州从此没了歌坛》、《启蒙二三事》这种既有个人经历与思考，也有思想文化时间流梳理的历史断片。杜政的《父亲的抗战》与易中天先生的《那时我们唱红歌》，个人记忆与宏观叙事水乳交融，是本书我最推崇的篇章；尤其是后者文采斐然，如果能有配乐视频，想必效果更佳。

本期有篇挑战不可一世的“大师”李敖，指出其文史知识的硬伤和逞辩的逻辑荒谬，作者只是一个业余的文史爱好者。孔夫子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要太自以为是。这适用于李敖，也适用于我们每个人。《白纸黑字》衷心期待有更多的作者读者支持我们，为我们供稿，为我们出谋划策，也给我们指谬纠偏。

心灵的自由开放属于我们大家，精神文化的精品才能留传于世。这就是我们和作者、读者的共同追求吧！

2011/08/24 于广州



〔特稿〕

012 杜玫 / 父亲的抗战

# 父亲的抗战

杜 玫

父亲杜敬之（1909—1995），早年留学日本学医，“七七事变”后返国投身抗日。跟随傅作义将军在第二战区北路军抗战八年，任医务处长同时兼傅作义私人保健医生，亲历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突袭包头、五原战役。本文为杜敬之三女儿杜玫根据父亲晚年的回忆记录所撰写，全景式展现了一个年轻的军医在抗战八年硝烟中亲历的生离死别和国恨家仇，也是以一个医生的眼光所记录下来的抗战，那里有枪林弹雨，有血肉横飞，更有恐惧、责任、忠诚、背叛，甚至是不离不弃的爱情。

父亲是1937年7月15日那一天从日本启程回国的——此前父亲已经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内科真下教室学医两年，即将毕业。

## ※ 辍学回国 ※

父亲祖籍山西省万荣县，毕业于山西并州医学院，曾在唐山铁路医院工作两年。1933年唐山沦陷，日军在唐山烧杀抢掠，民不聊生，父亲离开唐山回到家乡。在山西运城明日中学任生理课教员和校医，后又与侄子在运城开办长春医院行医。1934年，四伯父从德国留学回国，在山西大学教书。四伯父在国外的经历和见识，仿佛给父亲封闭而又沉闷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户，父亲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后经祖父同意，并在几个兄长的资助下，父亲于1934年11月，登上了开往日本的“长安丸”号轮船。到达日本后，在东京神田华协日语补习学校接受了三个月的日语补习，同时又在秋叶原泉桥慈善病院内科和池田儿科实习近四个月后，父亲如愿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内科真下教室开始学习。

真下教室的教学十分系统和严苛。每周除按规定听教授授课外，每日上午跟随指导教

师在门诊学习，下午转入病房协助高年级同学处理病人。父亲的面授指导教师是田今井讲师。父亲说那时最令他紧张和兴奋的是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学术讨论会，必须认真准备，容不得一点马虎。每个学生要在五六十个师生面前宣读学习心得，然后由教授、讲师进行毫不留情地点评，并由同学提问题或质疑。父亲清楚地记着在第一次参加真下教室组织的学术讨论会上，父亲认真准备的发言得到了几位教授的认可，他们认为父亲的日语很流利，发音也很正确。但那天真下教授的一番话却让父亲记忆犹新。真下教授说：“医学无国界，也不涉及政治，你可在这里安心完成学业，将来回去报效你的国家。”这番肺腑之言让父亲受益终生。

那时国内大学的教学质量还比较差，初到日本时，父亲的学习一度感到有些吃力，用德文阅读原文书籍和学术资料也比较困难，是父亲结交的两位日本同学，池田先生和奈良祝二先生，给予了父亲许多帮助，再加上父亲的努力，很快跟上了大家的学习进度。两位日本同学与父亲的住处相隔不远，他们可以经常在一起学习和探讨学术问题，其中父亲与池田先生私交更好。池田先生毕业于日本长崎医科大学，性格温和，忠厚老实，与父亲脾气相投，性格相近，甚至身高体型都相差无几。课余，父亲经常与池田一起外出郊游，散步、喝咖啡，无话不谈，他们之间甚至打破了日本人各自付款的习惯，两年下来可谓情同手足。这份珍贵的友谊可惜只延续了不长时间，若不是中日之间爆发了战争，相信池田先生将会是父亲一生的朋友。

1937年7月15日的日本门司港码头，父亲即将登上开往中国天津塘沽港的“长安丸”号轮船，池田先生与奈良祝二先生也赶来送行。令人敏感的战争形势使二人与其他来送行的中国留学生刻意保持着距离，尴尬的气氛笼罩着大家。父亲突然放弃即将结束的学业匆匆回国，其原因所有人心里都不言而喻，池田等人也清楚地知道父亲是不会再回到日本来了。父亲说，当时池田泪流满面，紧握着父亲的手久久不愿放开，哽咽许久说出了一句话：“此生但愿能再见面……”。这一幕定格在父亲的脑海中将近六十年。那一年，我的父亲和池田先生同为二十八岁。中日恢复邦交后，父亲曾多次写信到日本寻找池田先生，但始终没有下落。父亲带着这份遗憾，在他八十七岁那年离开了人世。2010年我与京都大学同学会取得了联系，经查找得知，那年父亲回国后，池田先生尚未毕业即应征入伍，出征中国。同样经历了艰苦的战争，父亲有幸活了下来，这位池田先生却最终战死在了中国。

### ※ 参军抗日 ※

“长安丸”载着父亲经过四昼夜航行，到达天津塘沽港，当时卢沟桥战争时打时停，铁路不通，父亲只好绕道平绥线到达大同，改乘长途汽车，于7月25日前后到达山西太原的

四伯父家中，与在此等候多日的祖父、祖母团聚。数日后，父亲将双亲送回老家山西省万荣县七庄村。谁知这竟是父亲与祖父母今生最后一次短暂的团聚。此次离别后，父亲立即参军投入抗战，从此转战华北，居无定所，多年与家乡音讯鲜通。战争中祖父、祖母相继病逝，父亲却均未能赶回家乡，这在父亲心中留下了永久的痛。

祖父多年在天津经商，见识广，思想开明，七个儿子五个大学毕业，一个中专毕业，三个送出国留学，五个参加了抗战。父亲放弃即将完成的学业又要去参军打仗，此去凶多吉少，祖父的内心不知有多么挣扎，但祖父依然默默地支持了父亲的决定。父亲离开家乡的那天，祖父送父亲到曲沃开往太原的长途汽车站。父亲奉揖告别，祖父老泪纵横，父子相对泣不成声。这一幕老父送子参军抗击倭寇的悲壮场面，令父亲永远铭刻在心。1938年夏傅作义将军在我的二伯父夫妇也来参加他的抗日部队时，曾对父亲这样赞赏我的祖父，“你们的父亲不仅供你们上学，出国留学，还支持你们参加抗战，你们家的老人真是开明、爱国！真是令人佩服！”

父亲在太原期间接到曾一同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学习的江西同学黄泰锦的来信，说他已接到国民政府军医属任命，令他在上海组织某后方医院，希望父亲能到上海协助他工作。虽然也是抗日工作，但这与父亲上前线直接参加抗战的愿望还有一定差距。父亲与四伯父商议，四伯父说，到哪里都是抗战，赴上海尚需绕道陇海路，单就海路尚需时日，不如就近找个地方参军。傅作义那里是山西班子，环境好，我看还是到傅作义那里比较好。四伯父与傅作义将军既是同乡也是多年的好友。这一建议正合父亲的意，父亲欣然接受，并立即给上海的黄锦泰去了电报，婉言谢绝。四伯父给傅作义部队驻太原的办事处打电话介绍了父亲的情况，办事处处长朱铭三答应马上给傅将军发电报通报此事。约一周后，朱铭三手持傅将军回电来到四伯父家，电文内容如下：“欢迎，有顺车即速来面晤”。并说，傅将军正在天镇、阳高一带指挥与日军作战，不日即可返回。数天后父亲乘给前方送地图的专车到达大同晋北矿务局——晋北前线傅作义将军的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正式参军。

在这里必须详细介绍一下我的四伯父杜任之【注1】。父亲在他们兄弟七人中排行第六，在兄弟中与四伯父感情最为亲近，四伯父豁达坚定的性格，敏锐深刻、聪慧博学的才智，深为父亲爱戴和敬重。父亲留学日本学医以及投笔从戎回国抗战都受四伯父的影响。四伯父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27年参加共产党，1929年赴德国留学期间参加了国际反帝同盟，曾赴芬兰、荷兰、英国参加反帝反战运动，1933年受反帝同盟和共产国际委托回国到山西策动抗日救国运动，1937年与几名进步人士发起并组织成立了牺牲救国民主同盟会，任执行委员。抗日战争期间四伯父的公开身份是民族革命大学教务主任，山西大学教授及山西省政府委员，实为中共地下党员。若干年后，四伯父的真实身份公开，父亲才得知，四伯父安排他到傅作义部队任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更好的完成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任务，随时了解傅作义将军的思想动态，并通过这层特殊关系为地下党组织获取傅作义部队的情报。后

来的事实证明，父亲确实协助四伯父实现了他的愿望。十二年后的策动北平和谈【注2】四伯父也正是借助了这样一层特殊的关系。至于四伯父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一直对家人是严格保密的。颇有戏剧性的是，这个秘密直至全国解放才真相大白。据父亲日后和我们讲，当年对政治滞钝的父亲确实不知道四伯父的真实身份，仅知道他是当时除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派、共产党的同盟军民主同盟会的成员，更无从知晓四伯父把他安排在傅作义身边真实意图，父亲参加抗日追随傅作义将军完全出于一个热血青年的拳拳爱国之心。

1937年8月一个炎热的傍晚，傅作义部队参谋长陈炳谦带领父亲来到大同云冈的一个中学校舍，在这里父亲见到了傅作义将军。那天父亲脱下西服换上了草黄色的毛料军装。一见面，父亲向傅将军行了鞠躬礼，傅将军笑着还了一个军礼。交谈中傅将军问我的父亲：“在这战争时期，别人都向后方安全地带转移，你这个洋学生为什么反而跑到前方来找工作？”年轻气盛的父亲对傅作义将军说：“假如找工作是为了生活的话，留日同学约我到上海、宝鸡开业，既安全又舒适，生活当然不成问题。可我是在国难当头之日，为了尽国民一份子的责任才回来的！”傅将军又说：“我和令兄是好朋友，你来我这里参加抗战，我当然欢迎。只是战争时期，军队生活不但很艰苦，而且危险性也很大”。父亲说：“既然我自愿来吃苦，艰苦和危险早考虑到了，这些就请您放心吧！”傅将军微笑着连连点头说：“那就更好了。”接着傅将军吩咐陈炳谦参谋长带父亲到司令部军医处报道，并让其转告大家要好好相处。然而，此后八年乃至十几年，父亲所遭遇的艰苦和危险，却是大大超出了父亲当年的梦想。

### ※ 亲历太原保卫战 ※

1937年八九月间，司令部的全部汽车开始往前线运送部队，父亲随司令部军医处乘马车从大同出发，走土路经过左云、右蔚，大约七八天后，到了光武。部队稍作休整，又经代县、阳明堡、大于镇，再到祁县某镇。不久，忻口会战开始，接连十余日为拉锯战，敌我双方伤亡惨重，大量伤员需运到后方救治。父亲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协同伤患输送队队长陈大操、中尉军医邢某乘二战区司令部派来的救护车到前方接运伤员。为避免飞机扫射轰炸，他们只能在夜间行动。当时有救护车八九辆，归兵站总指挥领导。那段日子父亲十分辛苦和劳累，但令父亲最不能忍受的却是内心的痛苦和愤怒。面对一批批从战场上送下来的伤员，那些血淋淋的伤口，那些断肢残躯，对父亲的震撼是巨大的，这也是父亲生平第一次真正面对战争的残酷。

1937年10月初日军突破娘子关防线，向太原推进，中国军队放弃忻口阵地，傅作义将军率领三十五军退守太原。父亲所在的军医处也随司令部撤退到太原，驻扎在太原大北街平